



时未寒◎著

明将军系列

换日箭

HUAN RI JIAN

千年恩怨几时休！江湖中神秘的四大家族面纱逐步揭开，
岂知真相更为惊人！天命宝典后继有人，弃天诀屡立奇功。
暗器王林青为寻换日箭游历江湖，他心中念念不忘的，
始终是绝顶之上，和明将军那一场震动武林的决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A detailed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of a young man with long, flowing hair, wearing a traditional Chinese robe. He has a serious expression and i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the top of another person's head and one eye are visible.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stylized, swirling patterns and several small, white cherry blossom petals scattered throughout.

时未寒·著

换日箭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陈永发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换日箭 / 时未寒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7-80228-222-3

I. 换... II. 时...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5236 号

换日箭

策 划: 洋洋大观朱雀坊工作室

作 者: 时未寒

责任编辑: 吕晖 杨雪春

特约编辑: 胡炜 李松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05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6306

印 刷: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80mm × 980mm 1/16

字 数: 260 千 印张: 17.5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8-222-3

定 价: 20.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112	87	69	56	35	17	1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困龙山庄	一封战书	风云欲动	小店双雄	神龙乍现	生死豪赌	断刃风波
252	236	220	208	188	168	147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换日出世	枰争天下	弈天之诀	惊天之秘	四个故事	浩气疗伤	舟中争棋
						127
						第八章
						矫龙破围



第一章 断刃风波

清水镇位于蜀南与滇北交界处的叙永城南营盘山下。因此地山多矮小，少见连绵，却又各自相邻，相隔间距不过数丈，营盘之名亦由此而来。

那清水镇地处偏僻山间，少有人来，民风纯朴，多以耕种为生，虽山地贫瘠，但人少地多，却也不忧温饱。

此处虽以镇名之，却言过其实，不过是山坳中一块空地，周围错落着数十户人家，借着地势或凭崖、或依溪，各占弹丸之地，几乎无有两家毗邻。只有那从山头上蜿蜒而下的一条条羊肠小道如一张大网般，将这些人家串联在一起。

那是个平凡无奇的夏日午后，才经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白炽的日头便急不可待地从云层中钻了出来，将火辣辣的热浪肆意地喷吐在这片大地上。

路边那蓬刚刚舒展开枝叶的青草复又被阳光烧灼得垂下了腰身，显得甚为柔弱；夏蝉在树上无休无止地叫着；沾了雨水的路面上蒸腾起淡淡烟气，袅袅盘升而起，越高越淡，终和苍白的天穹接为一体，再不可分。

镇口的那棵老树下却是一汪荫凉。一个看起来不过十二三岁的男孩卧躺于树下，嘴里尚嚼着半截草根，侧着头眼望天空，动也不动一下，似是在聆听着蝉声，又似是在想着什么事情。

清水镇中的居民俱都留于家中以避暑气，整个镇上一片沉寂。除了嘞嘞蝉声，便再不闻虫鸟吟鸣。在这样一个懒洋洋的午后，纵有一丝凉润的水汽调和了沉闷烦热的空气，也依然让人昏昏欲睡。

山道上忽传来一阵清亮蹄音，将男孩从沉思中惊醒。

“奇怪！这时候居然会有人来，莫非是卖货郎中？”男孩喃喃自语道，从地上一跃而起。他久处山间，少有玩伴，于此无聊午后见到有人来，自是兴奋不已。

明亮的阳光乍然射入眼中，一阵发花。他揉揉眼睛，努力往山道上望去。目光透过那片白蒙蒙的雾气，显得路更崎岖，山更倾侧，树更稀落，鸟更杳然。

山道上缓缓行来一人一骑。那马全身上下一片火焰般赤红，却只有四蹄



雪白。华镫银鞍，昂然阔步而来，高头迎风，铁蹄踏地，极为神骏。那马儿想是在路上淋了雨，又奔得急了，再被阳光一烤，长长的鬃毛被雨水和汗渍粘连成条状，随着身体的起落颇有节奏地上下翻飞。

马上的人一身黑衣，不过三十余岁，相貌平凡无奇，眉目间却隐有一股煞气。他身无长物，只是在腰畔一左一右挂着两把带鞘长刀。

那男孩见到来人并非卖货郎中，不由略微有些失望，再看到其身挟兵器，却也不见慌乱，反是饶有兴味地上上下下打量着来人。

黑衣人来到男孩身前，勒住马头，反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肃容发问：“这位小哥，请问这里可是清水镇么？”他神态威武，声音倒是彬彬有礼，带着滇地口音。

“不错，这里正是清水镇。”见黑衣人又要张口发问，那男孩笑嘻嘻地一摆手，“你先别急着问我，且让我猜一猜你是来做什么的。”

黑衣人一愣，这孩子不过十二三岁的年纪，不但不惧生人，反而神态如此悠闲轻松。定睛望来，却见那孩子颧高唇厚，鼻拱眉淡，相貌甚丑，脸上最醒目的便是那一双忽闪个不停的大眼睛，虽是当地人的模样，却是一口北方音，与此间居民迥然不同。黑衣人心知有异，也不下马，微微一笑，“好，你便猜猜吧。”

“我若是猜中了可有奖吗？”男孩倒是做足派头，一副老成的模样。

黑衣人大笑，“你要什么奖？”

男孩目光望向那红马，做个鬼脸，“我若猜中了你便让我骑一下这马。”他侧头想了想又道，“我不要你带着我，要自己骑。”

“你这小鬼头！”黑衣人本是有事来清水镇，但见这孩子有趣，却也忍不住与他讨价还价，“这匹火云驹性烈非常，若是摔坏了你怎么办？”

“火云驹！这名字好棒！”男孩眼中闪过一丝美色，又挺挺胸，“你放心，男子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就算摔了我也与你无关。”

黑衣人见他装模作样，心里好笑，“好吧，只要你猜中了就让你骑半个时辰。”

“说好了，你可不许赖皮。”男孩雀跃欢呼，拍手大叫，看他神情，倒似是成竹在胸，一副定能猜中的模样。

黑衣人好整以暇，“你且说说我来清水镇做什么？”

“这个嘛，”男孩目光在黑衣人身上游移不定，一脸似笑非笑，“虽然难猜却也难不住我。”

黑衣人见男孩卖弄关子，颇不耐烦，“料你也猜不到，我可没空与你这小鬼纠缠不清。”说罢一提马头，就待入镇。

“别急别急。我知道——”男孩拉长语气，一个字一个字地缓缓道，“你是来找杨铁匠的！”

“你怎么知道？”黑衣人见男孩果然一猜就中，心头大疑。



“你先说我猜得对不对？”男孩故意不看黑衣人惊愕的表情，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

“不错，算你猜中了。”黑衣人虽是心中惊疑莫名，自不会与一个孩子计较，也不否认。

“哇！”男孩欢呼一声，上前一把揪住马缰，“杨铁匠在镇里最西头的小屋里，没几步就到了，我先试试这马。”

黑衣人心忖这次自己来清水镇全起于一己之念，行事又极为机密，便连左右的心腹亦不知道他来此地，料想应不会走漏风声，这个男孩却如何得知？再看到男孩身手敏捷，更是起疑，一拨马头，“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猜到的？”

男孩的手一指黑衣人右侧腰间的刀鞘，“是它告诉我的。”

黑衣人的目光随之看向右侧腰间。他虽佩着两柄刀，但形状俱不相同，挂于左侧的刀平平无奇，三尺长短，只是江湖上最常见的普通马刀；而挂于右腰的那刀鞘长足有五尺，吞口上镶着金边，刀柄纯黑，缀着几颗明珠，显得甚是华贵。不过虽然此刀鞘外观上颇为惹眼，但亦只是一把刀鞘而已。黑衣人望了半天，犹是不解男孩凭这一把刀鞘看出了什么名堂。

男孩见黑衣人一脸茫然，十分得意，放声大笑，用脆生生的童音道：“因为，这是一把断刀！”

黑衣人这一惊非同小可。这柄刀事关重大，若是断刀之事传于江湖中，只怕立时便会引起莫大的风波。他之所以费尽周折来到此地，便是听人说起那杨姓铁匠冶剑炼刀之术十分了得，欲想让其神不知鬼不觉地接驳起这柄断刀，谁料才一进镇便被这男孩看破。一时心急之下，一掌拍下，要将那男孩擒下来好生拷问。

那男孩却十分滑溜，黑衣人才一伸手，他立刻知觉，闪到一边。黑衣人身在马上行动不便，也不继续出手，只是定目望着他。男孩苦着脸道：“你舍不得让我骑马也就罢了，为何要动手？”

黑衣人见男孩纵跃之际步法灵活，与寻常孩童大不相同，显是身怀武功，心中更是疑惑。他乃江湖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一击不中，自不会同孩子一般见识，沉声问道：“你如何知道这是一把断刀？”他声音转冷，“你若不想我把你抓起来拷问，就乖乖地回答我。”

此事牵连甚大，所以他务必要问清这一点，要知这把刀断刀亦不过二三天前的事，然后他一路快马加鞭风雨兼程赶来此处，几乎无人知道他的行踪，但若不是走漏了风声，难不成这孩子有透视眼么？

男孩撇撇嘴，本还想硬着头皮说自己并不怕他出手。但眼见黑衣人眼中凶光隐现，却也有些心虚。说到底他亦只是一个孩子，若是真的动起手来，只是气力上首先便差了老大一截。



“这有何难！”男孩退开几步，与黑人保持一段距离，这才双手一叉腰，摇头晃脑地道：“刀鞘如此名贵，此刀定是有些来历的。既然有来历，那无论如何也不至与刀鞘不合。可我见此刀置于鞘中却偏了一线，而且略有晃动，看起来就似是鞘中有空隙，不能与刀刃丝丝榫合，若不是这把刀鞘不是刀的原配，那就定是刀断了。”

黑人听到这里，方才略微释怀，另一层疑虑又浮上心头，这番解释倒是合情合理，但无论如何也不应从一个孩子的口中说出，除非是大人教好了说辞，不然一个十余岁的孩子如何能懂这许多道理，而且如此明察秋毫的眼力也委实让人叹服。若对方是一个老江湖也就罢了，可分明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如何能有这么精准的眼光？

“你是什么人？”黑人越想越是心惊，脸色更寒，若不是运功察视四周毫无埋伏，真以为自己落入了对头设好的圈套中了。

“我？！”男孩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尖，十足夸张地道：“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清水镇杨铁匠的公子，杨惊弦是也。”他起初尚是笑嘻嘻的，见黑人脸色不善，终是有些慌了，声音越说越低，末了再颇有些气短地补上一句：“你叫我小弦就是了。”

黑人终于抛下顾忌，哈哈大笑起来。这孩子既然是杨铁匠的儿子，想必家学渊源，对兵器的认识非他人可比，看出来自己鞘中是柄断刀亦不出奇。由此推想其父定是有非常本领，自己这一趟总算没有白来。

他倒不是完全去了戒心，只是对自己的行踪颇有自信，料想对头虽然厉害，却也不会有这么大的神通，不然本门上下又凭什么能与之相抗数年。

“小弦，快带路去找你爹。”黑人脸上露出笑意，一拍座下骏马，正色道：“然后这匹火云驹就借你骑两个时辰。”

“太好了，江湖人不打诳语，你可要说话算话哦！”小弦大喜，一蹦一跳地朝前跑去，却又停下身来，回头拱手一揖，“不知好汉尊姓大名。”

黑人见小弦十足一副小大人的样子，再也忍俊不禁，亦是有模有样地拱手一揖，大笑道：“杨兄请了。在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滇西媚云教右使冯破天是也！”

小弦带着冯破天穿过集镇，直往镇西行去。清水镇虽然狭小，但住户不多，道路却宽敞，火云驹信步走来亦不见挤迫，只是小镇少见外人，更是难得见到如此神骏的马匹，自是引来周围居民的啧啧赞叹。

冯破天见一路上不断有人招呼小弦，态度极为熟稔，看来这小鬼果是本地人，最后一线疑惑终于散去。他身居媚云教中高位，自是懂得收买人心，当下收起



心事，面呈微笑，便似走亲访友般丝毫不引起他人的猜忌。

清水镇西是一片荒岭，草木稀少，便只有靠着山坳处孤零零的一间草屋，屋前亦无招牌，只是架起一围铁炉，一方铁砧，旁边散乱地摆着一些打铁的工具。铁炉中只有零星的一丝余火，铁砧上亦是锈迹斑斑，看起来平日少有人来，生意颇为清淡。

小弦叫了两声，不见人应，回头对冯破天道：“我爹去山中采石，不定何时回来，你若没有其他的事，不妨先等一会。我……”他眼望火云驹，欲言又止，分明是想骑上去。

冯破天心中暗忖，听介绍自己来此的那人说起这杨铁匠技艺超群，冶炼之术天下罕有，原以为定是江湖上有名有姓的人物，却不料此处如此荒凉，少有人来，更何况近处居民平日也难得打造铁器，却不知他为何要逗留于此，莫非是一个隐居的高人么？自己倒不妨先从这孩子身上打探一下其来历。

当下冯破天跳下马来，将缰绳递至小弦手上，小弦大喜接过，冯破天却不放手，“你多大了？来此处有多久了？”

小弦早是心痒难耐，又怕冯破天反悔，只得答道：“我从小便长在这里，今年已经十二岁了。”

冯破天又问道：“你母亲呢？”

小弦身体一震，脸上现出一种极古怪的神情，摇摇头道：“我不知道，从小便是爹爹将我养大，每次问起母亲他总是叹一口气，然后什么也不肯说。”说到这里，他眼光微垂，“我想大概是不在了吧。”

冯破天虽是久闯江湖，心肠刚硬，但听到这样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自承身世，也不禁有些惻然，不忍再问，手头一松，将缰绳放开，嘱咐道：“你自己小心点，这马性子烈，可别摔下来了。”

小弦嘻嘻一笑，用手轻抚火云驹脑边鬃毛，“我爹说了，马通人性，只要你对它好，它也就对你好。火云老兄，你说是不是啊！”最后一句却是踏着脚尖对着马耳说的。

冯破天见小弦天真稚趣，不禁莞尔一笑。

“小弦，你做什么？”一个声音遥遥传来。冯破天抬头看去，一个青衣大汉健步如飞从前方山腰上直奔下来，两手中各提着一只大篮子，其势极快，几个起落间便来到草屋前。

小弦压低声音对冯破天道：“你可别说起我们打赌的事，我爹不许我到处卖弄的。”看他一脸惊惶之色，想是常常与人赌约，怕是为还吃过不少的苦头。

冯破天朝来人看去，不由暗喝一声彩。这杨铁匠虎背雄腰，宽肩阔胸，眉飞入鬓，目灿若星，状极威武。那两个大篮子中俱满放着石块，怕是足有几百斤重，而

他却浑然无事举重若轻，显是身有不俗武功。看其面相尚不到四十年纪，虽精壮之年，两鬓却已隐有华发。

冯破天一拱手，“在下冯破天，来请杨兄接驳一件兵器。”

杨铁匠回了一礼，脸上略有疑色，“你如何找到这里的？”

冯破天恭声道：“是一个朋友介绍我来此处。他说杨兄冶炼之术可谓天下无双，任何破损的兵器到了杨兄的手上均可焕然若新，是以才来冒昧打扰。”

“小弦，你不许碰那马。”杨铁匠厉然的眼神先扫了小弦一眼，见小弦噤着嘴退到一边，这才对冯破天正色道：“兄台想必是认错人了，杨某不过是一个山村野夫，平日只给村民修修犁耙、补补锅碗，何来什么天下无双的冶炼之术。这一趟冯兄怕是白跑了。”

冯破天虽听杨铁匠如此说，哪里肯信。料想他在此隐居多年，自是不愿露出痕迹，惟先以利诱之，当下解下右腰上的刀鞘，双手奉上，“不瞒杨兄，小弟的身份实为媚云教的赤蛇右使，此宝刀名为‘越风’，乃是我教中的镇教之宝。如若杨兄能重接宝刀，媚云教上下必将感恩不尽，定有厚礼相赠。”

“赤蛇右使!? 这名字好……可……爱。”小弦虽在爹爹面前老实了许多，乍听到这名字却也忍不住脱口出声，不过他本意是想说这名字好可怕，见杨铁匠一眼望来，急急改口。他却不知媚云教中右使唤为赤蛇，左使称做青蝎，均是以教中信奉之神为名。

“媚云教?!”杨铁匠脸色微变，沉吟不语。

冯破天亦不催促，料想以媚云教的名头，不怕这杨铁匠不从，当下默立一侧，待其自己决断。好整以暇之余，尚对小弦挤挤眼睛，吐吐舌头，故做蛇状，引得小弦想要放声大笑却又不敢，只得强自忍耐，一张小脸都憋得通红了。

媚云教总教教坛位于滇东大理，信徒多是滇地苗、傣、瑶、白等各族，势力庞大，与祁连山的无念宗、南岳恒山的静尘斋、东海的非常道合称为天下僧道四派。据说其教信奉蛇神，教徒多善驱使蛇蝎等毒物，加上行迹一向诡秘，少为人知，更难涉足中原，所以被江湖中人视为邪教。

不过媚云教的开山教主陆羽在数十年前却是武林中响当当的人物，凭着一套“媚云掌法”威震江湖，后因与六大邪派宗师中的龙判官交恶，方在滇东成立媚云教，与川东龙判官的擒天堡一南一北，遥遥对峙。

六年前媚云教内讧，陆羽夫妇被手下暗害身亡，惟一幼子亦下落不明，便由其侄陆文渊接替教主之位。

这陆文渊性格懦弱，优柔寡断，管理无方。几年下来，媚云教威势已是大不如前，这些年更是被川东擒天堡压得抬不起头来。教中长老对陆文渊暗地里皆是颇有微词，其中媚云青蝎左使邓官联合媚云教五大护法中的雷木、费青海、景柯三人



有意另立陆文渊的胞弟陆文定为教主，为此与媚云教赤蛇右使冯破天、五大护法中另二人依娜、洪天扬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双方商定于下月初一召开教众大会，重新选定教主。

不料距大会尚有半月，越风刀却忽然莫名其妙地断于鞘中。此刀非是凡品，切金断玉，削铁如泥，被教中人视为神刀，是媚云教的镇教之宝，一向为冯破天所保管。他见宝刀断得蹊跷，又正巧是在欲重定教主的时候，心知有异，恐是有人暗中捣鬼。若是教徒得知宝刀折断，定会指责其护刀不力，连带亦会影响陆文渊的威信。

那越风宝刀能断金铁，本身自是坚固至极，却被人无声无息地折断，出手的定是高人无疑。冯破天自知难查端倪，但毕竟难辞其咎，只得一面暗中使人调查，一面苦思应对之法。心想事到如今，神不知鬼不觉地接好宝刀方为上策。他怕断刀之事走漏风声，不敢就近找人补刀，正好在机缘巧合下听人说起了杨铁匠的冶铁之术，这才一路星夜兼程，来到了这营盘山域的清水小镇。

这杨铁匠便是当年的冬归城剑客许漠洋。

自从许漠洋当年在塞外隔云山山脉幽冥谷中与暗器王林青、物由心、杨霜儿一别后，便独自一人四处流落。他知道在塞外多有人认得他是当年的冬归城守，反而在中原武林中少有人识得他的本来面目，当下便将其名字倒转过来，化名杨默，一路南下，处处谨慎，倒也不曾沾惹什么麻烦。只是他身为朝廷钦犯，自不敢久涉闹市，惟恐露了痕迹，何况本就欲找一个清静的地方研习杜四留下的《铸兵神录》，几个月后便来到了营盘山下的清水镇中，心喜此处的山清水秀，民风质朴，加上与外界亦少有往来，这一住便是将近六年的时光。

他这些年韬光养晦、矢志复仇，却也自知难敌明将军绝世武功，一意只想专心修习兵甲派传人杜四留下的《铸兵神录》，待炼成换日箭以助暗器王林青一臂之力，自是不愿轻易暴露身份，引来官府的缉捕。这些年他便以打铁为生，虽日子清贫，却也不会泄露行藏。

那男孩小弦乃是他于六年前无意间收下的养子，起名叫做惊弦，便是因为心系那偷天弓、换日箭之意。只是小弦因幼时陡遭变故，失去了以前的记忆，许漠洋怜其身世，反正在山野间左右无事，便将一身所学悉心传教于他，亦从不与小弦说起其身世。小弦倒是一直以为自己便是许漠洋之子。

听冯破天表明来历，许漠洋沉吟半晌。他心知此地处在媚云教的势力范围内，若不答应冯破天接好越风刀，事情定无善了，何况他亦要从冯破天的口中问一些情况，当下便开口道：“不瞒冯兄，我在此地隐居实是为了躲避仇家的追杀，帮你接刀也无不可，只求冯兄莫要泄露我的行踪。”他仍是把不准冯破天的真正



意图，心道不妨先以言语稳住他，日后伺机换个地方。

冯破天见许漠洋答应接驳宝刀，自是有十足的把握，心中大喜，满口应承道：“杨兄放心，我来此地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日后自然也不会说起杨兄的行踪。”

许漠洋点点头，“却不知冯兄听谁人说起了我的名字？”他这一问实是关键，要知他这许多年来一直隐居于此，也就偶尔去几十里外的叙永城中置办些家用，少有人知道他的落脚之处，若冯破天不能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他自然难消疑心。

冯破天缓缓道：“我是听‘梨花社’的宣老大说起杨兄的名字，杨兄当可知我非妄言。”

许漠洋这才恍然大悟。当年在塞外隔云山脉的幽冥谷中，暗器王林青曾嘱咐可将他的行踪告诉走江湖的戏班中佩戴月形珠花的女子。这六年来林青下落不明，他曾到就近的市集中打探过消息，却一无所获。那“梨花社”乃江湖间的一家戏班，常年往返于滇粤两地，许漠洋去年无意间在叙永城中碰到，恰恰见到那戴着月形珠花的女子，便装做好戏之人，暗中结识，留下了地址。

那女子姓苏，名浅君，虽不过是一个妙龄戏子，又终日流离不定，但却不乏江湖儿郎的飒爽英气，而且秀外慧中，谈吐磊落不群，应是有些来历的。许漠洋孤旷多年，虽自惭形秽，一见之下也不禁暗中略有倾心，恰好戏班中有剑初断，耐不住施展小技，将剑接驳如初，却被戏班的班主宣老大看在眼里。那宣老大行走江湖多年，多有结识奇人异士，一见其神技若此，自是刻意结交许漠洋。许漠洋一来行走江湖时日尚浅，二来这些年心意郁结，难以释怀，几杯水酒下肚，引发了旧日豪气，虽不曾泄露真实身份，却也引宣老大为知交，还拜了兄弟。

此刻听冯破天说出了宣老大的名字，许漠洋不知当中情由，心中怪责宣老大透露自己的行藏，却也不好推托，只得道：“既然如此，冯兄稍等，我这便给你补刀。我亦不要你的谢礼，只是日后有人问起，还望莫要说出我的名字。”

冯破天察言观色，恭声道：“杨兄敬请放心，若不是看到事关我的身家性命，宣老大也不会轻易透露杨兄的下落。何况若是接好宝刀，杨兄实是于我有大恩，所言我自当遵从。”他了却心事，又见小弦在一边神思不属的样子，有心讨好道：“杨公子如此年纪，却身手敏捷，果是名门虎子，既好骑射，我这火云驹不妨让他骑去玩耍一会。”

小弦这才怯生生地望着许漠洋，一脸求恳之色。

许漠洋实是极疼爱这个养子，听冯破天夸奖，心中也极欢喜，面上却仍是一片冷淡之色，“冯兄过奖了，犬子顽劣，若不严加管教，不知早闯下多少祸事了。”

小弦不服道：“我哪有闯祸？镇上谁不说我懂事乖巧，暗地里都说爹爹管教有方呢……”

许漠洋佯怒，“有客人在旁，也亏你说得出这番自夸的言语，爹爹的脸面都给你



丢尽了。”

小弦何等机灵，见许漠洋眉眼间隐隐的一抹笑意，知其面厉心软，终现顽皮本色，“当然应该在客人面前夸我，这样爹爹才有面子嘛。总不成父子俩在家里你夸我一句我夸你一句，岂不笑死人了。”

冯破天哈哈大笑，将马缰交给小弦，“放心吧，有冯叔叔给你做主，你尽管去骑。”转过头对许漠洋道，“令公子既然爱马，事后我便送上良驹数匹以示敬意，杨兄便莫推辞了。”

许漠洋隐居多年，不愿与武林中人沾上关系，何况媚云教在江湖上一向声名不佳，只是眼见冯破天盛情难却，不好当面推辞，只得暗地打定主意待冯破天走后便带着小弦离开清水镇，另觅他处。

小弦却不接马缰，对冯破天眨眨眼睛，“我可不能走，不然谁来给你补宝刀？”

冯破天奇道：“你也会补刀？”

“怎么会？”小弦洋洋得意地道，“既然得了叔叔的好处，无功不受禄，怎么都要露一手才行。”

许漠洋对冯破天笑道：“这孩子也算得了我几分真传，平日帮邻居补补锅瓢，做一些小玩意，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倒让冯兄见笑了。”

冯破天一挑姆指，“明师出高徒。杨公子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能耐，日后前途当不可限量。”

许漠洋见冯破天送上高帽，小弦趾高气扬地欣然受之，沉声道：“这孩子尚需多多磨练，冯兄可不要助长了他的骄狂之气。”

小弦笑嘻嘻地道：“我才不骄狂呢。平日都没有什么练习的机会，现在正好有了这把断刀，便让我试一下吧。”小孩子心性不定，此刻他一意想要试着接驳宝刀，倒将骑马的事抛在脑后了。

许漠洋道：“你帮我拉拉风箱递递工具也就罢了，这把宝刀如何敢让你这个败家子碰。”

小弦不忿，“我怎么会是败家子？”

许漠洋啐道：“你好意思说，那日让你打磨一把剪刀，结果费了我十余斤的生铁。”

小弦脸一红，兀自强辩：“我是精益求精，这才反复炼制，不然若是炼出一把什么也剪不动的剪刀，岂不坏了老爹的名头。”

冯破天却是担心小弦功力不到，将宝刀接坏了，亦劝道：“所以你现在才应该好好跟父亲学艺，待得火候够了，自会让你承接衣钵。”

小弦心有不甘，“爹爹总是不肯让我接手，总不成到得我五六十岁，人家问起：‘你会做什么呀？’我便说：‘我只会拉风箱。’真是好没面子。”



冯破天见小弦说得有趣，哈哈大笑，“你年龄还小，刀剑这等凶器还是先不要碰为好。”

小弦一挺胸，“就算我年龄小，可本事却不小了。适才我不是一眼就看出这是断刀了吗？”

许漠洋亦拿小弦无法，“好，你不妨先看看宝刀的断口，若能说出宝刀是因何而断，就算你有本事。”

冯破天只得依言将越风宝刀递给小弦，小弦抽出刀，一股沁寒之气扑面而来。

“刀乃百兵之王，其势大开大阖，其法拙中藏巧，利于砍劈，胜于力雄……”小弦一面细细察看，一面煞有介事地念念有词，“宝刀断口在刀柄前半尺，此处平厚无脊，若是在动手之际原是万难断折，可判定为重物大力横击而断。”小弦这些年将《铸兵神录》烂熟于胸，难得有用得上的机会，此刻不免卖弄起来，令冯破天不由刮目相看。

许漠洋含笑点头，小弦见父亲赞许，颇为得意地瞟了一眼冯破天，继续道：“看此断痕齐整圆滑，断口处却是生硬窒滞，应是用软木等物品箍定于四周，再用钝硬之物大力击断……”说到这里，似是有些怯了，惑然望向冯破天，“不知我说得对不对？”

“说得好！我虽不知道此刀是如何断的，但想来应该不差。”冯破天原只道小弦只是装模作样一番，谁知居然头头是道地讲出这许多道理，细细想来，却也合情合理，大掌一拍，由衷赞道：“看不出你小小年纪，竟然如此厉害，区区一把断刀就能看出了这么多名堂，叔叔都甘拜下风喽。”

小弦听冯破天夸奖自己，大受鼓励，嘻嘻一笑，“还不止这些呢，只是我有点把不准……”

许漠洋看到小弦果然不枉自己多年来的悉心教诲，亦是心中欢喜，眼见小弦欲言又止，发话道：“你还看出了什么，不妨都说出来。”

小弦面色一整，一边思索一边道：“此断口的上沿呈锯齿状，下沿却是平缓得多，可看出击打的方向，而且断刀者一击之力中尚留有一股回力，这应该是其武功的特点……”

“真是天外有天。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里面竟然有这么多学问！”冯破天直到此刻，方才真正对小弦心服口服，再也不觉得对方只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正色道：“实不相瞒，此宝刀平日都供于我媚云教的神坛上，周围日夜都有守卫，所以我断定系内奸所为，但暗中察访却是全无头绪，若你能由此断口看出他的武功套数，助我抓住内奸，实是大功一件。”

小弦赧然一笑，饶是他一向顽皮，听到冯破天衷心的夸奖，亦不由有些手